

第二十七个

□纪墨

能不能别干了？春梅问闫东。
可我还能干啥呢？闫东两手一摊，无奈地说。
干啥不行啊，非得干这个？
这个怎么了？
我不是嫌你脏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很危险。我害怕，真的，这个出事的太多。出不了事的。老天保佑我呢！别说那没用的。今天我就跟你摊牌吧，你要是还干这个，咱俩就分手。真的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？
没有了。
闫东说，再陪我走一会儿吧。
春梅说好。
第二十七个了。闫东在心里默念。
春梅是他相看的第二十七个对象了，大多数女的都是嫌他的工作不好，煤矿工人，不光每天灰头土脸的，而且安全系数低。他们的时间也很紧张，没有多少时间去逛街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矿里。有的一听他的职业，根本就不见面。春梅和他已经见了三次面了。春梅和闫东谈得很好，可是最近春梅看了几次报道，矿上坍塌事故，造成了几死几伤。她有些害怕了，希望闫东换个工作。可是闫东就是热爱这份工作，你说它脏，确实是脏，但是他撬煤架棚，打眼放炮都是行家里手。当看到挖出乌金墨玉的时候，那种成就感没法比。你说它工作环境差，确实是，一顶安全帽，一盏矿灯，胶靴棉袄，在巷道里穿行，一年四季不见太阳，耳中能闻到的只有嘈杂的机器轰鸣，危险呢，肯定也是有，但哪个行业也有出事的，幸运的是，他们这个矿上，几十年了，没有出过事故。
过马路的时候，闫东拉着春梅的手，

他脑袋耷拉着，眉毛拧成了一个八字，地上有个纸团，他随手捡了起来，准备扔到垃圾桶里。突然，远处一辆汽车飞驰而来。
闪开。闫东大喊了一声。
闫东一个箭步就把旁边的老奶奶抱了起来，汽车飞驰而过。
好危险啊！这个司机肯定是喝酒了，红灯竟然闯过去了。
看到远去的汽车，老奶奶向闫东连声致谢。
不用谢，您慢点。
到了马路对面了，闫东说，春梅，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，可是我热爱这份事业，祝你……祝你找个好人家的。
一转身，闫东的泪水在眼里打转转。忽然，春梅从后面抱住了他。闫东，爱咋样吧，我嫁了。
什么？闫东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真的吗？
真的，你知道吗，你刚才救老奶奶时像个英雄，我觉得嫁给你不亏。不过，你得保证，以后不准有事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
一个月后，春梅就成了矿嫂。有了温暖的家，闫东干活的劲头十足。
每次干活回到家，闫东把黑黑的脸洗得干干净净，别看干活的时候脏，咱现在可是干干净净的。而且，心是热乎的。
被窝里，春梅使劲地捶了捶闫东，必须是干净的。
哎，你说咱俩就该是一家人，我是严冬，遇见了春梅，可不就焕发发生机了吗？
哈哈哈……
你是我相看的第二十七个，知道吗？

27是我的幸运数字。
嗯，我是你的相亲终结者。
矿上，闫东弯着腰把刚爆破下来的煤用铁锹一下一下的拨到溜子上面，再开动溜子，把煤运出去。皮带转动着，转过了春天，转过了秋天。
家里，春梅抚摸着渐渐隆起的肚皮，欣慰地笑了。
东嫂，不好了。东哥可能是出事了。他们干活的那一块出现了冒顶。工友小赵来报信。
什么？春梅一个趔趄，差点没站住。
我已经打了救援电话。嫂子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！
救援人员来了，他们说事发矿山开采时间长，矿井内部长度深、地形复杂，5个工人被困，已经发现了两人，均无生命体征。
事故发生地巷道高度2.1米，宽度2.3米，十分狭窄，不适宜大规模机械作业施救，检测到有毒有害气体，只能小范围地搜寻。
好几个人的尸体找不到了，搜救了两天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
矿井门口，春梅不吃不喝，望着井下的方向，闫东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要好好的，你说话不算话！
我要坐着罐笼下去看看！春梅和当班的领导说。
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踏实在家等着吧。领导说。
等着，我能等得下去吗？我相信闫东，他不会死的。你们让我去看看。
不行，坚决不行！

几个工人的尸体陆续找到，闫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家属们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，但是很快人们就得面对现实了，人已经死了，能争取到更多的抚恤金，或许才是最主要的。
有人过来劝春梅，走吧，别在这了。没用了。
不行，我不相信闫东会死。我就在矿井口等他。
第三天，小赵来了。嫂子，回去吧！春梅什么话也不说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井口，几滴晶莹的珍珠在眼里打了几个转儿，掉落到胸前。忽然，她打起了精神，远远地，她看见几个人抬着一个担架，越来越近，她猛地起身，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闫东，是你吗？
是我，春梅，我答应你的，我不会死……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这几天我们喝对方的尿，和工友互相鼓励，闫东满脸煤灰，有气无力地说，真的，27是我的幸运数字，我不会死的。说到27的时候，他的眼底有一道光闪过。
我还会向领导建议，如何加强矿井安全。我找到根源了！
春梅涕泪滂沱。

纪墨
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作家文摘》《中国应急管理报》《民间故事选刊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青少年文学》等报刊。

“沧州作家”关于面向全市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招聘编辑志愿者的启事

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刊“沧州作家”由沧州日报社与沧州市作家协会主办。为了让更多有文学情怀、支持“沧州作家”者参与到其编辑和发展之中，现面向全市招聘编辑志愿者。

一、报名条件：

1.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，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。2.有较高

二、工作待遇

1.义务奉献，无任何经济报酬。2.秘书处

的文学素养，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和文档处理能力，有编辑经验者优先。3.热心文学事业，无私奉献，愿意作协和会员服务。4.遵纪守法，服从秘书处的管理和调度。

对表现优秀者，在作协活动、作家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

三、招聘名额

拟招聘4名。

四、报名方式

请报名者编制一份个人简历，内容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工作单位

(或住址)、手机号码、个人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和作品发表情况等。

请于4月30日前将个人简历传至“沧州作家”电子邮箱：czzj9979@163.com。

联系电话：15613769979

“沧州作家”编辑部

楼道里的烟味

□佟掌柜

清晨，星辰满脸愠色地对睡眠惺忪的小曼说：“昨天我两点多还没睡，你必须好好想想，昨晚跟我嚷嚷的事有道理吗？你真是越活越不懂事了！爸是岁数大了，这并不是影响别人的理由！”
小曼的火气刚往上顶，见他眼睛里布满的血丝，气就矮了几分。她眨眨巴眼睛说：“快上班吧，慢点开车。”
人家都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，这话没错。可小曼这舌头和星辰这牙还真是很少碰到一块。小曼和星辰结婚二十七年了，她还是认为自己嫁对了人。家里诸如买房、装修这样的大事儿，都是两人商量着来，有分歧了，就以星辰的决定为主。用小曼的话说，他是男人，得听他的；小事儿上呢，星辰几乎事事以媳妇为中心，做饭、买菜都挑媳妇爱吃的。小曼心粗，很多想不到的，星辰都替她想到了，就连在单位喝水的杯子都是他买的。用星辰的话说，谁让刚恋爱的时候，他就答应丈母娘照顾小曼一辈子呢。“我那老丈母娘绝了，从一开始就对我灌输，‘我和他爸就小曼一个孩子，她被我们惯坏了，做饭洗衣都不会，以后你还得惯着她。’”星辰模仿丈母娘的语气跟朋友说这话的时候，含着几分幸福感和对老人的追忆。

小曼的母亲故去五年了。星辰早想把老岳父接来，房间也给他准备好了，可他总是待不了几天，就嚷着回去。两口子从老爸的只言片语中，分析出他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原因有四：一是怕给女儿女婿增加负担，毕竟他们每天还要上班，有时候还得加班加点；二是他一个人生活比较自由，在这也没有老伙伴可以说说话；三是他的老观念，认为小曼是女儿，人家星辰的父亲还没跟儿子一起生活，他来女儿家住总是不大好；四是女婿整天做饭买菜不容易，他来怕女婿不高兴，女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
小曼想来想去，前两点不好解决，现实摆在那，后两点确是老父亲想得太多了。为了让他心里少点负担，她开始买菜下厨。
上周末，星辰按惯例把岳父接来，老人吃完小曼做的砂锅牛肉炖萝卜，连说了两句：“我女儿真行，这菜做的有模有样还好吃。”
小曼趁热打铁，说：“老爸，你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。你都八十八了，就让我们好好照顾你几年，要不我的心总不踏实……”小曼说着说着，眼睛湿润了。在她心里，老爸的生活问题是眼下的头等大事。
“就是，就是，爸，你就搬过来吧。”星

辰也说。
“行，明个儿我回去收拾收拾，春节就搬过来。”老父亲借着点酒意说。
小曼很高兴，看今天这架势，她的炖牛肉有了成效。谁知还没等晚上睡觉，这引发矛盾的事儿就发生了。
小曼收拾罢屋子，刚想看会儿电视，就见老爸趑拉着鞋打开房门，想去楼道里抽烟。星辰看他推开门出去，跟过去说：“爸，跟你说好几次了，别在楼道里抽烟。”老人“哦哦”两声，也没点烟就回自己房间了。小曼使劲儿瞪了星辰两眼。
自打小区的微信群有人反映“谁那么不文明，总在楼道抽烟”后，星辰就跟小曼说，告诉老爸别出去抽烟。小曼跟老爸说过几次，可老爸还外甥打灯笼照旧。她有时看见老爸去楼道抽烟也当没看见，心想，还能惯他几年。
这次，星辰把老爸从楼道里叫回来，她的心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。当着老爸的面她是不能发火的。第二天清早老爸张罗回家，小曼的心火又添了几分。到了晚上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对正在看电视的星辰喊起来：“没见过你这样的，我爸在楼道里抽根烟能怎么？！谁都有老的一天，那些反映有烟味的人咋就那么自私？！这个世界不是都围着他们转！我老爸又没去他们家抽烟？烦烟味戴口罩啊！”小曼

越喊越控制不住自己，脸憋得通红。
星辰望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小曼，一句话没说。
小曼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，心里越发堵得慌。难道是自己更年期了？
星辰下班回家后也没言语，把一张旧报纸放在客厅的茶几上。小曼趁他回卧室换睡衣时，翻看这张半年前的报纸，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很醒目，上写着“楼道当成吸烟室，自己过瘾他人遭殃”。
小曼看完没说什么，把报纸收了起来。
又到了周末，星辰把岳父接过来。吃罢晚饭，小曼凑到老爸身边撒娇说：“老爸，给你听篇小说啊？”
“好啊。”
小曼打开日报有声版的链接，里面传说柔和的女声：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请听小小说《楼道里的烟味》，作者小曼……”

佟掌柜

本名佟惠军，中国作协会员。有作品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等刊物转载，出版小小说集《孔雀眼》。